

作为一种高飞 作级行生物图

中国新锐网络
文学作品选辑
小说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www.wenxue.com



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行企图

中国新锐网络
文学作品选辑
小说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飞行企图/“橄榄树”网站编选.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21-2102-X

I.作… II.橄…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498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装帧设计:胡 斌

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飞行企图

“橄榄树”网站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102-X/I·1706 定价:18.00 元

我如此贫穷

但又有如此无限的黑夜供我居住



做一本网络文学的书,这是一个酝酿了很久的想法,作为一个专业出版文学原创类图书的出版社,我们感受着这一想法的意义:一方面,网络上的文学创作数量庞大,这么些年来,它确实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无可避免地濡染上了网络这种媒体的某些特质,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这样一种有特质的文学创作了,让我们的图书来为这些文本“立此存照”是我们文艺出版社出版宗旨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中国的电脑网络虽然发展得很快,但纸质媒体仍然占据了无法动摇的优势地位,网络文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还是“雾里看花”,图书能够准确反映这样的创作文本,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走近它,熟悉它,这无论对于中国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还是对于网络文学的广泛传播,都是有意义的;第三,相对于传统的媒介,网络上的文学创作是更为自由与舒展的,空间也更为广阔,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做这样的图书,真正发现推举出一

批新人新作,这更是我们文艺出版社的无量功德。

当然,敏感得像神经纤维一样的国内出版界早就把准星“瞄准”了网络文学。世纪之交,网络文学的出版突然像风一样刮过出版界。从“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让网下众生品尝起了网络文学的味道,凄美或甜蜜的爱情故事、伤感或血腥的都市小说、前卫而鲜活的网络生活描写、华美又精巧的生命独语……

但网络毕竟是广大的,我们沉淀下心思,寻找并推开的是网络文学中一扇清静的窗户。

这样的编撰过程,我们感受着网络文学自由的心态自由的写作。

网络的传播优势决定了作者在往网上投稿与粘贴作品的时候少了许多限制与顾忌,所以他们在网上的作品一般都很“放肆”。读这样的作品,你从作者表达的内容、口气乃至行文的篇幅上,都能感到一种放松,一种畅快,是坦白诚恳的创作心态,是有话要说的冲动,简单清晰。现实的纸质媒体要顾及发行量,要有自己的出版宗旨、选题计划,要有篇幅的限制、风格的协调,但网上完全没有这样多的条条框框,它使网络上的创作有了一种自由铺展海阔天空的气质,这是文章在网络上才散发出来的气息,读过才能体会。

这样的编撰过程,让我们看到网上的文学写作者对艺术形式的不遗余力的开掘。

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写作,并不代表着可以粗制滥造写到哪里是哪里,相反,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些网络创作在创作的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一直在作着开拓和探索,有些甚至走得很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创作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努力的痕迹,尤其是小说,像巴桥的《李小多分果果》、王青松的《蝶恋花》、罗鸣的《国王》、木木的《修道者》、苇浦丽薇的《桃花源新记》等,都怪得让人耳目一新,是传统媒介不多见的异端的怪,但不是刻意求怪求险,还是贴合内容而生

的,是在文学上的一份开拓的心劲。

这样的编撰过程,也让我们“目迷五色”,沉浸在网络文学风格各异,类型多样的创作中。

是自由的创作和在艺术上的开拓追求,最终导致了这种创作上的多彩多姿。我们在此郑重推出的一本网上评论一本网上小说,读完后,你几乎没办法说出一种鲜明的风格。但这正是它们的特点,是网络的兼容并蓄使创作如此开阔,几乎是一篇一个样,篇篇不重样,看得眼花缭乱,看得五味俱全。我们干脆放弃去概括,让阅读说明一切。

在这样一个“触网年代”,网络文学的创作就是这样不可遏止地漫过网络。自由与快速,在全网络文学特质的同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泥沙俱下,无论在内容题材还是在艺术技巧上,可商榷之处颇多,创作数量的庞大更不能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繁荣。但这样的写作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无法预测,无可限量的。成败得失,自有评说,我们只想对网络文学存一份期待,多一些宽容,让更多美好的作品有机会“破网而出”。

这就是我们在穿越网络的时刻,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为此努力。

四月二十七日，当我骑着摩托停在十字路口，传呼在左边的口袋里激烈地撼动着。打开手机，韩星孩（《橄榄树》作者之一）的声音从人群的噪音中传了出来，他的电脑遭遇了 CIH 病毒，硬盘上的文章消失在混乱无序的扇区之中。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之后的上午，我等待着绿灯亮起，然后加大油门穿过这条永远嘈杂的街道。

现实世界的道路阡陌纵横，车的轨迹把我的单位、我的家、我的朋友们连到了一起。与道路对应的是那些交叉的电缆，千万台电脑将千万个人织成了一张网，这就是二十世纪末的现实一种。病毒和文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于不断延伸的网络上找到了发表的快捷方式。但这两者呈现的姿态恰好相反，前者意在摧毁，摧毁数据、秩序和人们的劳动，而后者则试图在网络建立一个纸面发表之外的精神世界，这是同一根银色导线上的正负两极。

现在，我的速度指针从尘埃之中撤了

下来,然后它转向了虚拟的另一侧并达到了 56K,在屏幕上的一片绿色之后,《橄榄树》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在这里,每周都有小说、评论等各种文本加入到万维网(HTTP://WWW.WENXUE.COM),每天都有数千只的鼠标点开了首页。分布在全球的数十名编辑、数百名汉语作者、数十万名不同年龄的读者,这便是文学网站《橄榄树》目前的阵容。毋庸置疑,网络的开放性将使这些数字迅速增长。

印刷在这本书里的小说全部来自于《橄榄树》万维网,是 WENXUE.COM 上的小说第一次以纸面的方式发行。当然,这只是《橄榄树》小说中的极小部分。

巴桥的《李小多分果果》第一次出现在《橄榄树》时,他那独特的视觉就如闪电般地击中了我:“阿姨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广告衫,广告衫是我的,广告衫穿在我身上正正好好,穿到了阿姨身上,广告衫就一下子长大了”,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睿智的叙述方式让人震惊。这段文字让我想到一件事:一天我骑车穿过一条漫长的空巷,速度快到两侧的砖墙将我的手擦得鲜血淋漓,但我并没有想到窄小、限制这样的字眼,恰恰相反,穿行的自由无与伦比。

就在昨天,我通过 E-mail 与《刀锋》的作者 DISTANCE 进行了交谈。我们谈到了康定斯基,因为我读着他的小说,就不知不觉地想到了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画家。DISTANCE 说:“我所理解的文字应该是能感应细微变化的光线,能显示强烈对比的色块,能加强深度重音的鼓点,能摹仿绝望抽泣的小提琴”,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进入他小说文本的路标、导言?

今天,“网络文学”这个概念已经被各种媒体千万次提及,内涵和外延正在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改变,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网络的卡拉 OK”,在“正统”作者的眼里,网络成了业余作者“文学手淫”的一种方式。那么,《橄榄树》是

不是也在推出这种浮浅的“卡拉 OK”？只要打开这本书或者进入 WENXUE.COM, 答案就在那里。在所有的关于“网络文学”的诠释之中,《橄榄树》永远是最初的那个: 独立着的文学“现场”。

“直接的、本质的……”, 一个标志性的图像在主页上跳动着, 它推动着《橄榄树》的血液, 折射出我们对于小说或者别的文本的理解。作为《橄榄树》编辑中的一员, 我每天都聆听到来自网络的声音。网络的普及是《橄榄树》存在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 一种空前的恐惧也产生于此: 四通八达的网络及其携带着的通俗文化正在作着抹平整个世界的企图——这才是真正的“网络病毒”。因此我个人认为,《橄榄树》是对抗着网络世界而存在的。个人的声音、个人的创造、个人的努力, 在这里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这也正是《橄榄树》义务编辑工作的乐趣所在。

在去年四月的《橄榄树》月刊上, 我在“编者短语”中写道:

我们的主编祥子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费城街头, 一个孩子拿着小铁勺匍匐在夜色中的台阶上, 他的辛苦劳作全是为了聚集起一点点洁白的东西——半个小时前的那场雪实在太小。在这个孩子的眼中, 雪已经脱离了寒冷的、粉末状的实质而一跃成为纯洁、美好的事物之一。每年总有同样的雪下在地球不同的地方, 这隐喻着我们的文字世界——那么多晶莹透明的文字正在展开生命的翅膀。而透过互联网, 我们这些“积雪者”的视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阔, 我们珍爱着这个世界之中哪怕是点滴的洁白。

广大的汉语世界里每天都在产生着文字作品, 然而那些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又有多少通过传统的媒体呈现出



来？一本本印刷渐趋精美的杂志、数十个闪烁变幻着的电视频道，又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掩盖在肌肤光滑的明星、唾沫飞溅的主持人之后？在被市场操作、被流行趋势所忽略的地方，流淌着另一条大河，它缓慢、宽阔、沉默，幽蓝的水色潜伏着无限的生机，《橄榄树》就种植在这样的河岸上。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发表依然存在着它的优势，仅仅从人性化的角度看，目前人们还无法把电脑屏幕折叠到膝上、床头进行随心所欲的阅读，而且也无法让显示器散发出书籍特有的油墨气息。而且我们坚信：从一种媒体到另一种媒体，从网络返回喧嚣的现实，文字的品质并没有改变，与初次进入网页时一样纯净、依然充溢着作者在白色键盘上敲击时的激情。因此，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谢锦女士为《橄榄树》的纸面出版来到编辑部时，我们都从各自的电脑前站了起来，彼此从世界各地的终端伸出热情的手。

2000年5月1日于温岭

责任编辑 谢锦
装帧设计 胡斌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序言	1
巴 桥	李小多分果果	1
Distance	刀锋	14
陈恩裕	姑三的收藏	28
曹志涟	唐初的花瓣	36
于 是	苍蝇醒了	55
三 焦	中学物理教师朱岛先生的一个 短暂黄昏	63
王青松	蝶恋花	74
罗 鸣	国王	103
木 木	修道者	117
师承燕	平顶山上的风筝	119
罗马兰	战争	136
严 韵	Minimalist 的爱情喜剧	139
易 宁	摩登时代的爱情故事	142
应 雷	排气管	160
you	司马长安	169
冯知明	都市童话	180
苇浦丽薇	桃花源新记	208
驼 驼	蝴蝶	227



目 录

刘自立	放风场	234
狄 克	活着, 等同于死去	245
祥 子	再见, 车站	256
附 录	橄榄树简介	264

李小多分果果

巴乔



李小多，分果果
你一个，我一个
分到后来剩两个
大的分给张小弟
小的留给他自己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李小多分果果

我坐在教室的一角，跟阿姨学唱这首儿歌。阿姨很耐心，把歌词一句句地分解开来：“李小多——唱。”“分果果——唱。”我便也跟着唱道：“李小多——唱！”“分果果——唱！”我的声音虽不是最动听的，却无疑是最响亮的，谁知阿姨却对我很不满意：“嗨，巴乔，你不要捣乱好不好？！”我感到很委屈，别的小朋友跟唱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学会，我可只听了一遍就全记住了。阿姨非但不表扬我，反而说我捣乱，真是有点好坏不分，于是，我也对阿姨很有意见。我便跑上前去，打了阿姨一记头皮，然后，就气鼓鼓地离



开了幼儿园。

晚上,阿姨来到我家,我有些紧张,但阿姨好像把白天的事忘记了,见了我啥也没说,而是一头钻进了厨房。阿姨买来了鱼,鲫鱼。阿姨把鲫鱼按在砧板上,动作娴熟地把鲫鱼谋杀了。一条,两条,三条,阿姨一下子就把三条鲫鱼全给谋杀了。——阿姨可真是个刽子手!但阿姨不会杀我,因为,我把阿姨从身后抱住了。阿姨即使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了。

阿姨身上的味道可真好闻,淡淡的,痒痒的。当然,味道是不会痒的,痒的是我的鼻子。为了不让我的鼻子打出喷嚏来,我就把整张脸都埋在阿姨的后脖子上。可我觉得还是不安全,于是就把脸埋得越来越深,直到阿姨的小半个后背都快露出来了。阿姨便有些不开心,阿姨说:“你快把我的衣服搞坏了。”我不管,因为,我发现了更好玩的东西——阿姨的后背上有三根带子,一根是横着的,两根竖着,绕到了前面去。我使用牙齿轻轻地叼住那竖着的带子,把它往胳膊的方向扯。我这样做阿姨就开心了,因为阿姨笑了,阿姨笑着说:“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既然我这么做能令阿姨开心,我就应该把它继续做下去。于是,我就用牙齿把那两根带子都扯了下来。我还用牙齿把阿姨的衣服也扯了下来——当然,阿姨是帮了点忙的。我没有想错,阿姨确实喜欢我那么做,否则她就不会帮我忙了。

现在,阿姨的衣服被我扯掉了,阿姨就光着上身站在我面前了。阿姨很胖,阿姨的胸前有两坨圆鼓鼓的大肥肉,晃晃当当的。我突然就明白了,刚才那两根带子是作什么用的了,那是用来吊住那两块大肥肉,不让它掉下来的呀。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感到兴奋,对着阿姨龇牙咧嘴地笑。阿姨便也对着我笑,但阿姨笑得比较含蓄,嘴角抿着,我看不到她的牙齿。可阿姨笑得比我长久,我的笑结束了,阿姨的脸

上却仍挂着笑容。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呆呆地站在那,一会儿看看阿姨的笑脸,一会儿看看阿姨的大肥肉,还是想不出来该干什么。于是,我就拍拍自己的屁股,回沙发上去睡觉了。

我醒来的时候,阿姨已经把鱼烧好了。红烧鲫鱼香喷喷的,我的肚子就饿了。阿姨给我盛好了饭,我就开始飞快地吃饭,和吃鱼。鲫鱼的味道很好,我感到很满意。我一高兴就过了头,有一根鱼刺卡住了我的喉咙。我感到很难受,于是就张大了嘴,发出“啊啊啊”的声音,阿姨便对我说:“咽口饭团吧。”我就连着咽了三个大饭团,可一点用也没有,鱼刺还是顶着我的喉咙,继续让我发出“啊啊啊”的声音。阿姨就说:“喝口醋吧。”阿姨拿来了醋瓶。阿姨准备往勺子里倒些,我却一把抢过了瓶子,像喝啤酒一样“咕咕咕”喝了三大口。醋的味道很重,以致于整个晚上房间都是酸溜溜的。当然,也有可能只是我的嘴巴酸溜溜的,我的鼻子因为离我的嘴巴最近,所以闻到的一切便都是酸溜溜的。换句话说,如果我跑到了电梯间,电梯便也会酸溜溜的,我如果跑到了大街上,街道便也只能是酸溜溜的了。但不管怎样,鱼刺是不见了,我于是继续吃饭,和吃鱼。

毕竟心有余悸,鲫鱼的味道就不如刚才好了。这当然不是阿姨的错,可也不是我的错,罪魁祸首是那根鱼刺,可现在鱼刺已经被我吞下了肚,它必将会被我的胃液和醋腐蚀得面目全非,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的心情于是又好了起来。我便泡了杯茶,心情愉快地看着阿姨收拾碗筷。

“叮当——刷刷”。碗和盘子叠着,筷子收拢到一起,声音很好听。阿姨便在这好听的声音里说话了:“巴乔啊,报上登了,明天日本电波招人,你去试试吧。”你得承认,阿姨的声音也很好听,很甜美,可它的内容我却不喜欢。我不喜欢听的话我就会听不见,我便打开了电视机,把音量打到了二分之一还稍过些的位置。